

随笔

人生的山头

——游大程书院随想

姚化勤

明知是清人仿造的,一代大儒程颢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书院早在千年风雨中倾圮湮没,了无痕迹了,但是,毕竟是在旧址上重建,“大程书院”的名字依然,还是吸引了很多游客敬仰的目光。

今天我也来了,站在扶沟县城这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里。

好一所遗世独立、绵延千年的学府!虽然不如我游览过的岳麓书院依山傍水、规模宏大,乍望去,觉得它颇像放大的四合院,没多大观赏价值,可到跟前仔细一看,我立即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,情不自禁地赞叹一声:真不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!

首先,这貌似普通的出厦式的大门,似乎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品格——拒绝庸俗,断然把市井的喧嚣关在门外。走进,再跨过和它样式相似的“龙门”,一个布局规整,结构严谨,讲堂、斋舍、书楼、祭殿等一应俱全的古老书院,便完好地呈现在眼前。瞧,中轴线两侧的廊房——色青砖黛瓦,多么古朴典雅。那是供学生考试专用的“文场”,当年的一些青年才俊正是从这儿起步,走上了科举之路。尽管能够金榜题名者寥寥无几,但对端正社会风气、传承民族文化、公平选拔人才,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我站在“文场”边沉思良久,才来到院内主体建筑——立雪讲堂前。望着大门两侧“立雪见精诚,树尊师以令范;设堂明理性,遗重教之高风”的金字匾联,不禁悠然忆起“程门立雪”的故事。

据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记载,程颢和弟弟程颐在家乡创办伊川书院时,

有两位学人——游酢和杨时,仰慕二程的学说和为人,千里迢迢前往拜师求教。到了庭中,他们看见堂上的程颢正瞑目假寐,为了不惊扰先生,就站在庭中等候,直到落雪盈尺……眼前的讲堂用这个典故命名,使人们不仅看到了前贤尊师向学的风范,也明白了二程当时在学界的影响之大。

许是程老夫子的灵魂不曾远去,冥冥中在点化我——我一向迟钝的脑袋竟豁然洞开,走进讲堂的刹那,蓦地想起程颢的《秋月》诗:“清溪流过碧山头,空水澄鲜一色秋。隔断红尘三十里,白云红叶两悠悠。”觉得自己恍惚成了流经“碧山头”清溪中的一朵涟漪,此刻也已经远离红尘,置身于“空水澄鲜”、白云红叶相映成趣的图画中。明知这幅纤尘不染的纯净写意画只是老夫子风景诗中描绘的意境,却和他主政扶沟的所作所为及他和弟弟开创的理学联系在一起,惊喜地以为自己窥见了另一座山头——一座前贤大哲“立德”“立言”双峰并峙的人生山头。

且不说他老人家所立之言——理学如何耸起儒学的一座高峰,融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千载,仅他鲜为人知的做扶沟县令时的恪尽职守、廉洁重教,就足以令后人高山仰止。

大凡了解程颢经历的人,都晓得他的仕途并不顺畅。本来,他和王安石的私交不错,二人也都赞同社会改革,只是在“如何改”“改什么”的问题上“政见不合”。如果稍微识点时务,曲意顺从主持变法、重权在握的王大丞相,那么,凭着自己的学识才华,他大概也能够加官晋爵,然而,不,他在

朝中激烈地批评新法。当然,这些批评未必正确,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刚正无私、忠君爱国的品德。在事关王朝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,不阿权势、不计得失、不随波逐流,宁肯不被提拔重用,甚至遭贬受逐,也要坦坦荡荡、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。没有舍己报国的高尚灵魂,岂能如此?

在朝为官则积极地为王朝发展建言献策,完全不顾个人的升贬荣辱;去地方任职就尽职尽责地造福一方,把儒家学说的“知”转化为身体力行的“行”,从一项一项具体的事情做起,将辖区营建成万众仰慕的“碧山头”,以至于千年后,他在扶沟做县令时的事迹,还在当地广为流传。譬如破获抢劫焚烧过境内商船的案件,使盗贼猖獗的县城很快由“乱”到“治”;带领群众开渠打井、兴修水利,保证了群众的灾年温饱、生活无虞;为政清廉,穷得给女儿买不起嫁妆……

尤其对教育的重视,更足以垂范后世。早在晋城当县令时,他就要求“乡必有校”,来到扶沟他根据实际情况,在县城办起了书院,将全县的优秀子弟集中于此读书学习。不知道二程讲课的具体内容是四书五经或是他们正构筑的“理学”,但我相信一本好书可以哺育出一颗颗向善向上的心灵,一阵阵墨香也能够滋润出整个社会芬芳的花香。在他治下,扶沟形成的“乐诵读、勤耕织”民风,一定与他重视教育息息相关。

虽然他创办的仅仅是一所小小的县城书院,无法与应天书院、岳麓书院等宋代四大书院比肩,但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因为有他和弟弟两

位儒学宗师亲自授课,这所书院不仅名重当时,成为众多学子求学的首选,而且历经风雨,千年挺立,直到今天仍像纪念碑一样耸立在人们的心中,成为一道无法取代的风景。置身其间,眼前这片古老建筑,不只是一座生命力强大的学府,更是一部内容深邃的大书,让人从中明理,品德和认识得到全面提升。

想起近日看到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读书的厚度,决定着他人生的高度。”深以为然。读完这部被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“古籍”,我觉得仿佛有一股清溪流进心田,自己的思想境界也似乎随之提升,对老夫子的学说和人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,明白了什么叫“仁人志士”、什么叫“为生民立命”、什么样的人生才能获得永恒。想来,千年的历史中,主政扶沟的官员建造的政绩工程不知多少,为何独有这大程书院“活”了下来?究其原因,恐怕不全在于“大程”的名人效应,更在于他让老百姓过上了渴望的生活。

天地之间有杆秤,秤砣就是老百姓。唯有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福祉的人,才能世世代代活在老百姓的心中。

如同品味一首简朴的哲理诗,虽然从中读不到山重水复的情节,也看不见柳暗花明的美景,但它深厚的意蕴,却能给人以启迪。我在书院里边走边看,回想读过的程老夫子的事迹和诗文,沉浸其中,夕阳西下了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而一迈出大门,耳畔就猛然响起了孔子“见贤思齐焉”的教诲,于是,带着该如何学习前贤的思索,我坚定地向着余生的山头走去。

赵海静烈士的生命壮歌

柴雪静



赵海静烈士



赵海静烈士墓

在商水县档案馆的馆藏中,有一份让人看了心里发烫的档案。泛黄的纸张、斑驳的字迹,串联起一位革命女战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,让我们得以触摸那段热血与信仰交织的岁月,感受档案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时代意义。

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”赵海静于1923年出生在河南确山一个红色家庭,14岁至亲血洒山河,15岁的她追随先辈脚步,加入新四军,迅速成长为最年轻的女共产党员。抗战时,她在湖北云梦县抗日烈火熊熊燃烧;胜利后,又化身小学教师和丈夫回到河南商水,为党的事业潜伏。村里的老人或许还记得,当年那个笑意盈盈的女先生,常和大家一起下田劳动,农闲时便坐在田埂上,给围坐的乡亲们讲故事;夜深人静时,又借着微弱的灯光,与他们深入交谈,发展了一批批坚定的地下党员。

“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1948年4月,赵海静带领土地改革工作队到商水杨台山村开展工作,圆满完成减租减息、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。然而,在召开总结大会时,当地地主武装勾结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,已怀有身孕的赵海静在关键时刻,毅然决然地命令警卫员突围,自己孤身断后。“我是共产党员,宁死不会投降。”年仅2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,连同腹中的孩子。

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”赵海静烈士的忠魂在岁月中沉寂了数十年,直到2015年,康国富(原周口市盐业局派驻商水县邓城镇许村第一书记)看到那座孤坟。当时,坟前没有墓碑,没有鲜花,只有凄凄野草在风中摇曳。她也曾是怀揣理想的少女,生命却在最美的年华戛然而止。好在历史不会辜负忠魂,次年,赵海静烈士的遗骸被迁葬至商水县革命烈士陵园,得以安息。她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,麦浪翻滚如金色的旌旗,她腹中未能谋面的孩子,早已化作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在每个春天绽放成最炽烈的宣言:信仰不死,英魂永生。

合上档案,思绪万千。赵海静一家门忠烈,用生命浇筑信仰。档案不仅是历史,更是照见灵魂的镜子。当我们在和平年代享受岁月静好时,这份档案在无声诉说:今日的万家灯火,是无数像赵海静这样的烈士用年轻的生命和未竟的梦想换来的。他们的故事不该只躺在档案馆里,而应化作我们血脉里的力量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,我们或许不必直面枪林弹雨,但传承信仰、守护和平的责任从未改变。唯有将烈士的精神融入生活点滴,在平凡中坚守初心,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,才能让这簇用鲜血点燃的精神火种,永远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。



周口档案里的故事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 zkrbdaoyuan@126.com



一荷一世界

王华刚 摄

小小说

响器

冯剑星

我们这里有红白喜事,请响器班不叫“请”,叫“粘”,至今我也没有明白“粘”作何解。

响器班是个小乐队,有唢呐、锣、钹、笙、梆子、鼓、二胡等诸般家什,至少也得三四个人,外加上铁炮,这是一套买卖。但是以唢呐最为主要,所谓“千年笛子万年笙,唢呐一响全剧终”。唢呐在历史上颇可称道,明代戚继光曾把唢呐用于军乐之中。他在《纪效新书》中说:“凡掌号笛,即是吹唢呐。”明代王骥的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则是描述唢呐最好的文章:“喇叭,唢呐,曲儿小,腔儿大。官船来往乱如麻,全仗你抬身价。军听了军愁,民听了民怕,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?眼见得吹翻了这家,吹伤了那家,只吹得水尽鹅飞。”全国各地唢呐的流派众多,我们这里则是以“豫东官乐”为主,吹的是小喇叭,也叫大笛,声音嘹亮婉转、清脆俏皮。一般红事(如结婚、过寿、升学,孩子满月一般不请响器)吹的是《大官调》《将军令》《得胜令》《太平年》《全家福》等,唢呐高手有时候也吹《百鸟朝凤》《五子登科》等大曲子,后来多吹豫剧《朝阳沟》《花打朝》《打金枝》等,以及各色流行歌曲,不一而足。白事则多吹《大开门》《小开门》《秦雪梅吊孝》《诸葛亮吊孝》《小寡妇上坟》《陈三两爬堂》等。红事调子得欢快,白事调子要悲凉,主家“粘”响器来要的可不就是个排场?

我们这里的响器班主叫刘三,领着两个徒弟,带着放礼炮的嘎儿,游走于十里八村,熟悉各种红白喜事的流程。当然,一半是买卖,一半是人情世故,把人混熟了,买卖也就有了。刘三吹唢呐,水平太一般,吹了几十年还是那三四段,喜事吹《朝天子》《朝阳沟》《抬花轿》,白事吹《秦雪梅吊孝》《小寡妇上坟》《小开门》。可是一场红白事下来,得个一天半响午,你总不能就吹这几段吧,但他也就这几段,靠着这几段混了几十年,所以,我们这里有句歇后语,刘三吹的响器——老三样。但是刘三对人吹嘘时说,自己的唢呐师从全国名家郝玉岐,那是得了老师真传的,却没有谁相信。但刘三酒量不差,好饮无度,划拳很少输。他也就是靠喝酒划拳到各村拉关系、接生意,混个半熟脸。能接到生意,还学那么多段曲子干啥?

听说早年吹响器是“下九流”的行当,但是主家办事全靠响器撑门面,所以格外重视,地位和大厨一样。响器班来了,主家得出门去接,吹过一通,得封礼上烟才接着吹。事情办完了说好的钱数,额外另有烟酒奉送,特别是办白事,灵前要行礼,行礼者,灵前磕头也。礼路有大有小,时间也就有长有短。最常见的是九拜礼,却又又分什么懒九拜、花九拜、勤九拜,又有什么凤凰展翅、金鸡乱点头、神龙大摆尾等,甚至有十三太保、二十四拜、七十二贤、一百单八将等名目,繁缛至极,一路磕下来,让人头晕

眼花。记得那年我舅爷去世,我父亲作为至亲,在灵前行了二十四拜加十三太保的大礼,磕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。其实也就是做给人看而已,毫无意义。但以前人们尤重“礼节”二字,觉得只有在灵前行了大礼,才算有排场、有面子,风光。

刘三出活最喜白事,因为白事在行礼之前,行礼之人必先给他封礼。主家亲友越多,行礼的人就越多,他收的红包也就越多。不过他吹来吹去还是那几段,听了几十年,人们觉得实在乏味,但是碍着人情薄面,十里八村的人办事又不得不请他,他也就垄断了这个行业,所以这些年他生意并不差。其实刘三也有一怕,怕啥,怕“对棚”。所谓“对棚”,就是主家办事请了两班响器,让他们对着吹,也就是让他们唱对台戏的意思。比量一下水平高低,看哪一班吹得更出彩。那年村里杜老太太九十大寿,请了刘三的班子,也请了三十里外官路马宝成的班子,这一“对棚”,高下立判。刘三一曲《朝阳沟》没有吹完,马宝成的老婆摇着黄毛头,扭着超短裙包裹的水桶腰,唱了一首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,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。那时候农村人刚接触流行歌曲,哪见过这个阵势,把马宝成的班子围了个水泄不通,刘三的班子却是冷冷清清,观众寥寥无几。等主家出来敬酒,摸还没有端上来,刘三带着徒弟就灰溜溜走了。到现在我们那儿还有句俏皮话——排场得像刘三不拿馍一

样。刘三回去喝了一场闷酒,人也偏瘫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响器班越来越不好干,更多城里的演艺队伍开始进入农村市场。这些演艺队伍花样繁多,设备齐全,有专业演员,有舞台,有音响,有各式各样的节目,乡下的响器班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马宝成的班子却能与时俱进,越干越红火,设备越来越先进,招募的演员也越来越多,听说还参加了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,他女儿吹的唢呐版《忐忑》还得了一等奖。

我和刘三的孙子是小学同学,多年不见,有次见面聊天——“你爷现在身体咋样?”“中风了,还偷着喝酒。”“你家现在谁还吹唢呐?”“没人吹。不过前段儿县里来人,让我爷报什么非遗传承人,看来我得继承我爷的事业了。”“你会吹唢呐?”“不会啊,我老婆会。”“你老婆?”“是啊,就是马宝成的闺女。”“你咋娶的她啊?”“干我们这个的,就这么大个圈子,谁不认识谁啊?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骨子里还是低别人一等,最后只能圈里人娶圈里人,这才是门当户对。”

“你爷能同意啊?”“他有啥不同意啊,我爷说了,打不过就投降,咱不丢人。”

我文学路上的灯塔

俞传美

在记忆的长河中,《周口日报》就像一位灵魂的伴侣,与我有着不离不弃的缘分,是良师,是益友,亦是我文学路上的灯塔。

那时,我离开故乡重庆来到周口,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。每天清晨,我都会早早地在学校大门口等候邮递员用自行车驮着《周口日报》到来。那一抹清新的油墨香,像一把神秘的钥匙,打开了我认识周口这个城市的大门。我被周口那些暖人心的好人好事感动得眼眶湿润,也因周口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而热血沸腾。

同事在工作之余开了个小菜园,我就坐在菜园旁看报纸。阳光洒在报纸上,我觉得每个字都像跳动的音符,奏响了新一天工作的乐章。

阅读《周口日报》,是对灵魂的慰藉,副刊上每篇文章都是那么优美、清新。我对报纸上的作品抱着仰望的态度,希望自己也能在文艺副刊的百花园里,播种自己的文学春天,哪怕起初只是一个嫩芽!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读《周口日报》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

分。我每天沉迷于阅读、写作,如醉如痴,这份精神食粮如甘泉般润泽着我的心田。俗话说“好脑子不如烂笔头”,那些美文如佳茗、如美酒,沁人心脾,令人陶醉,让我一读再读,难以割舍。摘抄、剪报,让文字留痕,不仅让我拥有一处怡情的乐园,更能温暖我的闲暇时光。那些剪报如同一朵永不凋零的花,散发着岁月的芬芳。

我的故乡与周口地貌不一样,刚来的时候语言也不通,我常想家。想家的时候,我就把思念写出来,投给《周口日报》。文章发表后,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,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此后,每当我的文章出现在《周口日报》上,我就感觉像是与这位挚友共同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心中满是自豪与喜悦。我像跨进一个神圣的殿堂——之前我不曾到过的纯净得只剩下文字芬芳的殿堂。

在岁月的流转中,我与《周口日报》的情谊愈发深厚。《周口日报》是我文学路上的灯塔,写好三川大地的感人故事,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-2025.8.1